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歲月南流 文化書寫

——葛亮《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

編按：葛亮二〇二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頒獎典禮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今期本版組織專題探討葛亮的創作心跡、《燕食記》的文化意義與文藝價值。本版主編潘耀明寫下對葛亮獲獎的感想。第十屆「紅樓夢獎」決賽委員會主席、浸大榮休教授鍾玲闡釋《燕食記》的優勝之處。「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鏘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着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歸根結底，都連着個人……」葛亮娓娓道出其嶺南書寫的心跡和《燕食記》的創作背景。另本版獨家專訪葛亮，詳談《燕食記》的創作心得與深意、他多元流轉的身份、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傳統文化綻放出的新意義，以至他的未來創作計劃。



▲著名作家及學者葛亮憑藉《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香港浸會大學提供）

一方熱土 無盡春秋——葛亮獲獎隨想

●潘耀明

葛亮之前以《飛髮》獲魯迅文學獎，是首位獲內地大型文學獎的香港作家，最近更以長篇小說《燕食記》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

這是香港文壇的殊榮！兩次獲獎，《明月灣區》均以專題的形式，綴介了葛亮的獲獎及獲獎作品。

葛亮的作品文風和深刻內涵，使我聯想到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兩段話：

（中國）古代的文學，是應用於貴族社會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藝術，則應用於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貴族社會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變了，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生活為主題。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顯著的大進步。

我所說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離家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

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

葛亮作品之成功，與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髓有關。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自唐以迄，「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生活為主題」。

葛亮在獲紅樓夢文學獎的感言〈歲月南流〉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驚》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積累，集腋成裘、水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理震動。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化底蘊厚重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驅動力。

葛亮對創作的追求，與乎錢穆先生所揭櫫的「中國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即「富有哲理式的人生之享受」的精神相契。

錢穆先生對中國南北文化藝術的演變，也特別提到「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漸漸合流，但南方的風格，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到底佔了優勢」。

葛亮對中國南方的嶺南文化情有獨鍾，他認為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

葛亮小說從「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入手，「到底佔了優勢」，正如他所說的「一方熱土，無盡春秋」。葛亮在創作領域上，如一尾遨遊中華文化浩瀚海洋的飛魚，閃耀一道道光芒。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二〇二四年紅樓夢獎首獎小說《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鍾玲

紅樓夢獎初審入圍的六部小說中，葛亮《燕食記》的優勝之處，在其文化傳統的厚度，涵蓋時空和芸芸眾生的廣度，其民間人物呈現了道德的高度，還流露生活趣味，及其高超小說技巧營造的可讀性。

深具文化傳統的厚度

談到《燕食記》的文化厚度，葛亮的書名已傳達傳統文化的分量，「燕食」典出《周禮》的「天官·膳夫」，鄭玄作注說：「日中與夕食」。葛亮的書名不用「午餐和晚餐」，而用兩千多年前的詞彙「燕食」，可見小說內容跟傳統飲食文化有密切關係。葛亮不寫古琴、書法這些士大夫藝術，而寫民間飲食技藝，是有跡可循的，他的長篇小說《北驚》（二〇一五）以製作風箏手藝為題材，中篇小說《飛髮》（二〇二二）以理髮業為題材。都能以微知著，由民間技藝，顯現專業道德和民族精神。

選材好且涵蓋寬廣

在中國眾多飲食文化中，葛亮選擇粵菜和滬菜兩菜系，選得好，這兩菜系是最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孕育出來的，菜譜必然豐富而精緻。小說的軸心是粵菜點心類裏的月餅，真是以小博大。名廚榮胎生和陳五舉師徒之間傳承的就是月餅的製作。胎生還精益求精，嘗試創作「鴛鴦」月餅：「難在製餡，一半蓮蓉黑芝麻，一半奶黃流心。猶如陰陽，既要包容相照，又要壁壘分明。」（葛亮著《燕食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頁三七）這小小一段表面談月餅餡，裏面藏道家思想。小說把兩大菜系寫得詳盡而豐盛，且菜餚細節能天衣無縫地融入情節中，自然而然地鋪陳品嘗經驗和飲食美學，令人感受到深厚的韻味。

《燕食記》涵蓋寬廣的時空和芸芸眾生。主要內容由上世紀二十年代，寫到二〇一〇年代近百年時間。一些歷史事件成為小說的背景，如廣東軍閥陳炯明時代、洪幫的活動、抗日的地下組織事蹟等。故事的空間主要寫廣州和香港兩座城市，鄉鎮則寫廣東省西南部湛江的安鋪。廣州和香港兩地集中描寫食肆、茶樓空間，此外解放前廣州書香世家的太史府第也有詳細的刻畫。小說中個性分明的人物眾多，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世家的老爺、夫人、少爺、小姐、僕人，以及商人、軍人、粵劇作家、廚師、企堂、歌妓、吧女、幫會人物等。小說在廣度上展現巨作的規模。

人物表現了民族精神和道德高度

《燕食記》中的民間人物，表現了民族精神和道德的高度。情節主線為榮胎生和陳五舉兩位名廚師徒的故事，推展出他們之間的恩義、決裂與和解。兩人都具有言諾誠信、專精技藝、知恩圖報的傳統美德。師徒決裂是因為五舉愛上滬菜廚師的女兒，入贅為滬菜廚師，於是跟師父決裂，發誓終生不做點心。但是師徒二人幾十年來都掛念對方。在結尾的廚藝對決中，成全彼此。民間人物的深重情

誼、忠烈俠義精神，更令人動容。胎生的養母慧生是太史第少夫人頌珠的陪嫁女婢，故胎生也是奴僕，七少爺卻待他如朋友，並教他識字。多年後在香港，少爺落魄了，成為名廚的胎生一直照顧他。

有一段描寫胎生的師父葉鳳池，具有震撼力。鳳池除了名廚身份，還是洪幫頭目，領導地下組織抗日，受傷後為躲日本人，在安鋪隱姓埋名，因腿傷發炎，需吃鴉片止痛，連胎生都不知道他的過去，只覺得他吃鴉片，既腐敗又冷漠。抗戰勝利後，胎生回安鋪，師父鳳池坐在太師椅上等他：「他給自己換上了嶄新的黑綢唐裝……為了保持姿態的端正，他用了很大的氣力。……他看到師父正對着自己，面容僵硬，嘴裏流出一股黑紅的血。嘴角上，還有些未及吞嚥下去的煙膏。」（同上，頁三一五）他已經死了，撐在那，為了見徒弟最後一面，短短一段寫出師父表面冷漠，骨子裏義重。

技巧高超 故事引人入勝

小說不時出現生活趣味的調劑。胎生童年在太史第，第一次見當過清末翰林的老爺，場面就很逗趣。他看出歲數大的老爺身形很高。老爺問他：「那你說說，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阿響（胎生）想一想，認真地說，你的胳膊特別長。太史愣了愣，不可遏止地朗聲笑起來。」

《燕食記》的小說技藝高超，也是一本好看的小說，令讀者愛不釋手。情節主線是粵菜點心絕活的傳承故事，葉鳳池、榮胎生、陳五舉三代的認徒、收徒、授業都寫的真實鮮活。胎生的生母是歌妓，懷了陳炯明家子侄輩的孩子，託孤給同為歌妓的慧生，這段故事動人心弦。幾場廚藝比拼的布局有如武俠小說的打擂台，最緊張的兩場是胎生和上海菜館老闆女兒兒行之間的電視節目廚藝賽，以及胎生、五舉師徒的終極對決。

幾條情節支線撐起架構，豐富了內容。太史第的世家故事支線，展現世家生活的精緻和氣派，用了《紅樓夢》的語言風格，如寫過年時的排場，也暗示少夫人頌珠的遺憾，她是冥婚嫁進來的，當然沒有子息，這時各房親戚的小孩來討壓歲錢：「男孩子打恭，女孩子斂衽，近身都拿着金漆托盤接利是……聽着孩子說着吉祥話，眼裏頭也是笑意……目光追出去，竟然是戀戀的。」（同上，頁一〇七）地下組織暗殺日本特務頭子的支線，則有推理小說的意味，因為採用了局外人的敘事角度，於是讀者也蒙在鼓裏，所以支線結尾的餐廳爆炸會感到特別驚悚。

作者善用伏筆，為多對戀人穿針引線，又常吊人胃口地暗示故事線索，令讀者忍不住追下去。加上出現一位現代學者對榮胎生大廚廚藝的學術研究視角，增加了文化層次的探索。《燕食記》呈現的民間傳統文化堅實而豐富，人物刻畫鮮明，內容具有廣度、厚度和高度，是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技巧高超、故事引人入勝的巨作。

（作者為第十屆「紅樓夢獎」決賽委員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

歲月南流 ●葛亮

一廿寒暑，「歲月南流」。自千禧年從家鄉金陵而來，我在香港這城市已生活二十餘年，這其中必然包含情感的積蓄。自我在港大求學的時代，便知這水土為許多前輩步履所在。錢穆、魯迅、茅盾、許地山、徐訏。他們有的匆匆而過，雁過留聲；有的在此筆耕經年，鞠躬盡瘁。香港文學的文脈由此薪火廣續，氣象萬千。

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城市有了許多的步進。歷史社會的變遷、經濟上的長足發展，皆在文化的圖版上留下深深印。我有幸以二十餘年的生命身處其中，與之同奏共登，體會與見證。這些步進，伴隨着許多人的努力，並以為之為建築時代的磚瓦。磚瓦的溫度，見乎日常砥礪，煉就了獅子山精神。這精神不止於香港，也遍及嶺南。粵人的勤奮與務實、不分朝夕的胼手胝足，有着對傳統的繼承與傳揚，是最為樸素而砥實的。

這其中有許多的手藝人。近年在粵港等地的走訪與考察，便是為了他們。也漸漸進入了他們的天地。這天地在外人看來並不大，但走進去，便是朗朗乾坤。裏面是一群對傳承熾熱的忠誠，也是求索與常變之心。這心的寬容，是讓人敬畏的，銜接古今中西、世相萬物。這時，才會發現筆下的綿薄，難盡其一。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驚》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累積，集腋成裘、水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理震動。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化底蘊厚重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燕食記》是一部以飲食為切入點的作品。選擇這一角度，是對嶺南文化經年考察的體認。嶺南文化有着海洋性的文化質地，有着自然、感性的原生型結構，開放、多元、海納百川的人文品性。而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它在歷史中流轉，圍繞各種文化元素的疊合，彷彿時代的縮影。從望族的鐘鳴鼎食至最平樸的粥飯光景，從風雅綺麗的《獨釣江雪》到鏗鏘有聲的《梳洗望黃河》，這是主人公的成長，也可看到傳統文化在時代的淬鍊中，愈加堅韌與恢宏。南征、北伐、抗戰，融合着每個人生節點和歷史關隘的舌上之味。有關於食物的記憶匯成了民族記憶最深層次的銘刻，這是個人命運與家國的輝映。

廣東人說故事，叫「講段古」。這一聽，便連着許多的前後、源頭。可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鏘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着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歸根結底，都連着個人。「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零落聲響，可凝聚為閩音。一方熱土，無盡春秋。

（作者為當代作家、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得主。）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用飲食做器皿裝載嶺南文化

——專訪本屆紅樓夢獎首獎得主葛亮

●吟光 訪問整理

●吟光（以下簡稱「吟」）：祝賀葛亮老師！您既是香港作家的代表，同時也是香港浸會大學的教授，作為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憑藉《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對您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葛亮（以下簡稱「葛」）：謝謝你！「紅樓夢獎」是非常具有盛名和影響力的獎項，這屆正好是二十華誕、第十屆，獲得獎項對我而言是一份殊榮。小說本身寫我們粵港，是我第一部以廣東、嶺南、香港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是對生活二十多年這方熱土的一份回饋。所以在香港獲得這樣一個重要獎項，有種回歸的意義，對我的寫作是很大的鼓勵。

食物是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

●吟：《燕食記》寫嶺南風物人情，面世以來廣受各界肯定，榮膺眾多獎項。您作為作者的創作初衷，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南方形象？當中既有您的親身體驗，可能也有經過調研，有什麼是您在這個時代想要打造和傳達的？

●葛：這是我長篇小說「家國系列」的第三部。前面有《朱雀》，關於我的家鄉南京；《北鸞》是有關我的家族；到了《燕食記》，其實仍延續這樣的軌跡，是一個心之所安軌跡，實際上是家的軌跡。此心安處是我鄉，無論我的家鄉還是家族，對我的寫作來說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滋養，包括在歷史記憶的加持。

嶺南相對於中原，有它的特點。中原文化更多強調作為我們文明根基的穩固感，在一系列民間觀念裏傳達出來，比方說安土重遷、落葉歸根，我曾經稱為「土的文化」，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也講到了，更多是基於血緣和地緣，構成一種非常穩定的格局。南方文化不同，我生長在江南，又來到嶺南生活，它更加接近於我稱為「水性的文化」，和海洋、河流的流動感相關，代表着文化在流轉過程中的開放多元包容，也代表着不斷推陳出新的文化品性和傾向，並且代表着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不斷向外擴展、開枝散葉的過程。

所以它是海納百川的文化形態。我思考怎樣去表達這樣的文明特徵，能代表南方乃至於嶺南文化的一張名片。我想到了粵菜，包括廣式點心。因為飲食既是日常習慣所需，更代表着文化上的表達跟訴求。廣東菜對於剛才講到的文化流轉性和靈活性，有非常鮮明的表現，比方說北上到北京形成官府菜，能夠看到開枝散葉的過程。嶺南文化到了另一方水土裏，產生一種新鮮的轉變樣式，代表廣東人「經世致用」的文化傾向，不同文化之間撞擊、融合，產生新的文化變體。

另外對於嶺南文化而言，我覺得食物也代表着對於歷史觀念或者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其實我們中國人都一樣，比方說飲食和節慶節令相關，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甚至用食物來定義人生重大時刻，比方說中國人在紅白喜事，家裏有兒女婚嫁，往往會準備紅燒酥；有長輩去世，要喝豆腐湯，這都是被食物所定義的人生重大時刻。

如果把歷史當做一個機體，飲食的意義也是一樣的。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第一間茶樓叫做「杏花樓」，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時刻。茶樓是喝茶交流的地方，三教九流出沒於這個空間。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和楊衢雲、何啟就是在這間茶樓裏，確定了廣州進攻方略及對外宣言，也因此確定了其成功之後的共和國體，甚至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時刻，恰恰是在廣東這地域是被飲食空間所定義的。

被茶樓所見證的飲食和日常煙火，與所謂大歷史觀念或宏大敘事之間，就發生了交點。我在小說裏寫向太史和侄兒喝酒的時候，講到他和兄長「同師從追隨康南海，同年中舉，同具名公車上書，但命運殊異。我和他吃的最後一餐飯，只一道菜，就是這菊花鱸魚羹。只一盞酒，是他從晉中帶來的汾酒。」實際上是用食物來表達或者記憶人生中重大時刻，這些個人記憶也結合歷史的記憶。以上是我用飲食做器皿去裝載嶺南文化元素的原因。

●吟：對「物」的關照，在您作品中是一脈相承的。您自己在香港有沒有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歡的食物？您在香港待了這麼多年，情感可能逐漸有變化的，中間有很多流轉，食物在某個場景當中，也會給您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記？

●葛：這要講到當初我寫作《燕食記》的初衷和出發點了，也可以講是記憶的開端。我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家裏一個長輩帶我去茶樓飲茶，第一次吃到粵式點心。記憶猶新的是，吃到了水晶蝦餃，咬下去彈牙的那種感覺，裏頭的蝦仁有一種十分豐腴的感受，是我對粵式點心抱有好感的開端。哪怕非常細小的早茶一個環節，你都能感覺到匠心匠意。我在小說裏寫到在大師傅眼中，真正合格的蝦餃，有十四道褶子，廚師對於自己技藝的要求，也代表着食物本身傳承的規矩，我覺得規矩對於「匠」相當重要。我在廣東點心裏看到了匠藝匠心，看到了薪火相承、記憶廣續，這是我想去表達的。我的長輩，包括祖父寫他年輕時候吃點心的感受，這樣一種榮頤之快用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他要經過自己的理解、體驗和轉化過程。

要說有什麼變化，現在也出現了新派粵菜，對老的食物傳統加以改良，以適應現代人的口味。我覺得其實也體現了嶺南文化的特點，一方面包容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乃至於飲食元素能夠共融，還會有碰撞跟融合，在香港有這樣飲食生態的出現，我覺得非常值得激賞，體現這種這方水土的文化品性的多元共融。

積澱與激發 多元身份和特性

●吟：您覺得您現在的文學故鄉是香港嗎？您怎麼定義故鄉，或者說是哪裏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漂泊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我自己也在思考，身份是由證件，還是由說什麼語言，或是吃什麼菜，或者工作單位等等決定？

●葛：一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就講到南京和香港兩座城市對我而言是同樣重要的。我在南京生活了大概二十年，它在我身上一直處於積澱的過程，哪怕不自知。南京是六朝古都，吳敬梓先生說「菜餚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古典風雅的元素滲入到民間乃至於日常的城市。當時沒有想過用文學表達，但是到香港之後，香港的節奏和南京完全不一樣，觸動我去躬身返照，去發現故鄉的美，在差異性的審美過程中去表達。所以我曾經有這樣一個比方：南京是我寫作的溫床，香港是我寫作的磁場，兩者都非常重要，前者代表着積澱，而後者代表它在某一個節點上刺激你、觸動你，以文學的形式加以表達。

這個說法已經很多年前了，現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對我也是不斷積澱和接近的過程，所以有了《燕食記》。我總覺得你對一個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不夠熱愛的話，其實不能夠很好很到位去表達它，表達過程中也是勉強和缺乏熱情。所以我在居港二十年的節點寫《燕食記》去回饋這個城市，是恰到好處的時間。

你剛才講到一個詞很好，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在流轉中的人，對吧？以前地理對我們的限制太大了，為什麼「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因為地方和地方之間不光是心理距離，還有物理距離的限制。但現在物理距離已經不重要了，從香港到南京只要幾個小時，你也是一樣，從香港回到安徽，到北京，都是一天之間可以完成。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每個人身上的身份都是多元的，而不是用單一標籤去擬定。

●吟：這是我聽過對故鄉特別好的說法，多元性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特性。我想請教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您之前的很多創作，我印象深刻是語言的精美，古語和當代的結合，達到極致。敘事結構上，《燕食記》也有獨特之處。另外我在閱讀時有一個直觀的感覺，描寫食物很多是寫它的製作過程，反而比較少描摹色香味感官狀態，當然也有，但寫製作工藝的更多。這本書兼有了人類學的文化留存功能 and 意義。

●葛：謝謝你，首先你剛才講到了一點，我覺得和我寫作的取向是有關聯的：對物的重視。除了創作，我也在關注嶺南的文化傳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以此為題寫過一系列小說，包括關於古籍修復的《書匠》、理髮的《飛髮》、陶藝的《瓦貓》，近期《靈隱》寫到澳門的木雕佛像造像。講到「非遺」繞不開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匠」這樣記憶的表達，更多並不是聚焦於最後的結果，而是過程。我也把粵菜師傅納入到對「匠」的考察序列裏，無論是技藝打磨，還是具體成果，也就是菜品製作過程，和考察近代乃至於現代歷史的過程，是切合且相關的。「匠」傳承的過程，恰恰也是我們中國文化史的流轉。

另外一點，在《燕食記》裏，我特意採用了非虛構和虛構兩個不同的敘事方略：一個是在歷史現場中，一個是在當下語境中的兩個空間，或者說兩種場景的轉換。我想處理一個問題，就是當下人怎樣去看歷史？這裏面「我」這個角色是一個現代人，可以和讀者產生共鳴的代言人，對於歷史一開始是茫然的，對細節還有一些誤解。但是當他在研究項目的田野調查過程當中，慢慢走向了歷史，走進了歷史，借由非常重要的橋樑式的人物，比方說五舉山伯這個角色，在歷史現場他叫五舉，在當下的他叫五舉山伯，是時光的引領者。

傳統文化會綻放出的怎樣新意義？

●吟：我以為「我」就是您本人，有一定的非虛構性，您自己是原型。

●葛：我寫作小說做田野調查的過程，某一部分確實是疊合的。你可能注意到一點，越到故事接近結尾的時候，「我」這個角色慢慢隱沒了，因為他完全融入了歷史，特別是在五舉山伯的引領之下。五舉山伯就像一塊雙面的水銀之鏡，一方面是對着歷史，一方面是面對現代，所以非虛構和虛構之間從原來壁壘分明，慢慢走向了融合。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講，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對歷史必然需要用當代人的眼光去觀察、去釐定、去表達，甚至是去評估的。

我讓非虛構和歷史兩個場景同時存在的意義，因為我覺得需要去展現現代和歷史之間的對話感。實際上也是傳統文化在當下現代人



▲葛亮表示《燕食記》是一部以飲食為切入點的作品。選擇這一角度，是對嶺南文化經年考察的體認。（葛亮提供）

的眼光中，究竟會綻放出什麼樣新的意義？這才是《燕食記》裏我想表達的內容。

特殊的文化水土 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

●吟：有您這麼開放的作者，期待未來改編成果。您既是作者，也是高校裏觀察和評論文學生態的研究者。我們香港文學的生態也是受到很多關注，包括華文文學在世界版圖中的位置，內地也在加強國際傳播。您感知當下香港文藝是什麼樣的風潮和生態？您在國際學界和讀者群都獲得認可，關於推動香港文學乃至於華文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更多關注，與其他文學體系對話，您有經驗和建議嗎？

●葛：首先華文文學是一個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間的發展，是各具擅長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脈絡，很重要部分是鄉土文學，它根植於大陸，魯迅先生之後幾代人的不斷推進和努力，一直在深耕。同時在港台也有它的發展脈絡，像香港，以舒新城和海辛先生的作品為代表，台灣的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可以分庭抗禮。同樣一種文學形態，在不同的空間裏有不同的表達，華文文學的這種多元性就此體現出來。

另外一點，在當下語境中，華文文學一直處於創新、不斷進展、並且相互激勵的過程。我前些日子為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做評委，讀了參賽作品，有一個感受，有的作品處理很傳統的題材，比如有篇是寫東馬一帶的百年橡膠園，無疑灌注了濃厚傳統感，涉及代際觀念的撞擊。但是它的手法又是富有新意的，首先是語言，第二是敘事方式，第三是表達的格局感，而且具有一種試圖和相異文學形式對話的傾向。所以我會覺得華文文學的伸展維度和闊度可以無限的大，在不同地方的生命力都非常蓬勃。

另一方面，我覺得香港文學本身蠻難定義的，我相信吟光你作為作者，從自己寫作體驗也感到這樣。可能性非常多，有生長於斯的視角，有過客的視角，有外來者的視角，有文化融合乃至於撞擊的視角，有歷史的視角，也可以是當下的視角。香港作為文化水土的意義，就是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及可能性。

寫作的意義 新的創作計劃

●吟：您接下來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寫作的意義是什麼？

●葛：我的創作部分疊合了這些年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特別是對嶺南文化傳統跟非遺之間的關係，你也講到了有關於「物」的意象的重要性，或許新的作品還會在這個範疇。嶺南文化傳統中非遺的自身成長和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見微知著的結合了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呈現跟表達。

我講文學和文化表達的可能性，並不是要用古典去救贖當下，而是在於古典和當下本身，並不是所謂壁壘分明的兩種不同文化形態，而是在香港這個城市裏面互有觸動和交合的。所以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現在互聯網或者說後媒體語境，每個人都需要很審慎，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把我體會到的呈現給讀者，然後讀者從自己的角度去做相應的反應及回饋，並結合他們生命的認知和體會，這就是我寫作的意義了。

（吟光為青年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出版有《港漂記憶拼圖》、《上山》、《天海小卷》。）

（本文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〇二五年一月號。）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明月灣區